



路过风景 路过你

双长篇超值阅读

沈嘉柯 著
SHEN JIA KE
WORKS

Lu Guo Feng Jing
Lu Guo Ni

誓言太近，未来太远
而过去的，未曾过去

当红青春作家
沈嘉柯

长篇经典·完美纪念

没有非去不可的地方，没有非看不可的风景，只有非见不可的你

桃子夏（张蓓）／两色风景／彭湃
倾情推荐

致我们唯一的青春
梦魔会结束，还之以安宁



ARC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路过风景 路过你

沈嘉柯 著
SHEN JIA KE
WORKS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路过风景路过你 / 沈嘉柯著. — 北京 : 北京时代
华文书局, 2014. 12
ISBN 978-7-80769-935-4

I. ①路… II. ①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67529 号

路过风景路过你

著 者 | 沈嘉柯

出 版 人 | 田海明 朱智润

选题策划 | 邹立勋

责任编辑 | 曾 丽 李亚林

责任校对 | 曾 一 阿 黛

装帧设计 | 郭 颂

责任印制 | 刘 银 罗艳平

营销推广 | 魅丽文化

出版发行 |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136号皇城国际大厦A座8楼

邮编: 100011 电话: 010-64267120 64267397

印 刷 |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880mm×1230mm 1/32

字 数 | 300 千字

印 张 | 10

版 次 |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80769-935-4

定 价 | 26.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CONTENTS

目录

楔子 001

Chapter01 002

沉默者与不会游泳的少女

Chapter02 035

誓言太近，未来太远

Chapter03 078

过去的，未曾过去

Chapter04 116

越过悲伤，往幸福国度

那么近，
这么远



CONTENTS

目录

Chapter01 148

陪你行至梦的尽头

Chapter02 184

恨或者死去，爱或者拯救

Chapter03 233

致我们唯一的青春

Chapter04 279

致宇宙无尽的光年

致无尽光年



那么近，这么远

楔子

我们甚至遗失了暮色。

没有人看见我们今晚手牵手

而蓝色的夜落在世上。

我记得你，我的心灵攥在

你熟知的悲伤里。

你那时在哪里？

还有谁在？

说了什么？

为什么整个爱情突然降临

正当我悲伤，感到你在远方？

——巴勃罗·聂鲁达



Chapter01

沉默者与不会游泳的少女

天空蔚蓝，蓝到几乎透明，像是玻璃罩一样。游泳池的水清亮清亮的，池子表面是用翠蓝的马赛克贴起来的，游泳池的岸上挤满了女孩子。今年夏天来得似乎特别早，锦华中学的游泳池也就提前开放了。因为是学校的游泳池，出于安全的考虑，水深才一米四。不时有男生抱怨“太浅了，游起来不痛快”，但这对于多数女生来说，已经是挺有冒险感觉的高度了。

水光和阳光交织，空气都是耀眼的。

救生员请的是愿意兼职的本校男生。可惜会游泳的女孩子却不多，而且她们都集中在一个男生旁边。两边一共四个男生，但只有东南角这一个男生最受欢迎，原因特别简单，他很好看。好看的同义词很多，比如帅气、英俊等等。仔细看，其实，他只不过是头发更加乌黑一点、眼睛大一点、眼神明亮一点、眉毛浓一点。

总之，这个男生每样都只是比别的男生强一点，加起来却不得了，非常出众。

偏偏他却是个腼腆的人，就知道低头微笑，连牙齿都不舍得露出来，惹得女生们反过来逗他。

“下来啊，来教教我们嘛！”

男生抱着腿坐在椅子上摇头，脸上除了微笑，只会微笑。

见他不动弹，趴在池边上的女生一阵嬉笑，很有默契地开腔合唱：“上面的男孩跳下来，跳下来……”

还有人甚至直接喊他名字：“蔡远远，下来教我们嘛！”

其他男生的眼神汇集到东南角，要是嫉妒可以像放大镜一样聚集起来，那么蔡远远就会如放大镜下的黑蚂蚁一般，已经化成灰烬。

蔡远远的整张脸开始呈现螃蟹给煮了的表情，他又脸红了，女生们更加热情高涨地逗他。

远远地，在西北角，鹿雪禾蹲在岸边，装着看池水，眼角余光瞥向东南方向。

鹿雪禾知道他的名字，虽然她才转校过来。

第一天，安置了行李，整理好床铺，她就向住一个宿舍的湛蓝打听：“谁是蔡远远？”

“怎么你也知道蔡远远？”湛蓝稍微吃了点惊。

湛蓝是临时宿舍长，因为前任宿舍长宁子生病，她暂时代理。现在她捏着苹果，靠着窗，苹果也忘记吃，大肆讲述有关高二年级3班的蔡远远，被女生调戏的种种事迹。

末了，湛蓝说：“不如，加入我们花痴一帮吧！我是花痴九段，小禾，看你的潜质，你大有前途啊！”湛蓝凑近鹿雪禾，打量一朵花一样打量着鹿雪禾，满是暧昧地笑了。

湛蓝手一指：“看见没，2号楼下面，那个提着开水瓶的男孩就是。”

鹿雪禾很用心地看过去，这一眼她几乎用尽了全身力气！

蔡远远的皮肤很白，穿紫色上衣，2号楼的墙壁上布满翠绿的爬山虎，活像专门为他设置的背景墙。他像是坐在油画里的少年。

鹿雪禾将他的样子像背诵功课一样背进脑袋。

羞涩的男生拥有熊猫一般的珍贵和魅力。没有熊猫，他一定就是国宝。

蔡远远在这个高中，以“脸红”闻名。

鹿雪禾熟悉这所寄宿学校，已经是5月末尾了。学校距离中心城区很远，

以前纯粹是荒郊野岭，大片树林，三年前经过开发，锦华高中才迁移过来，因此占据天然优势。

第三天的早上，鹿雪禾经过林荫下，去食堂。忽然头顶一个黑影掠过，她还以为是错觉，揉揉眼再看，确认不是错觉，一只松鼠正在啃被人丢掉的半块面包。

草木茂盛，还保持着山林的浓绿，空气那么新鲜，鹿雪禾喜欢上这所学校，恍惚发了下呆。每走过一步，所看见的地段和山丘，还有树木和房屋，都可以对应上记忆，宿舍后面的池塘一入夏就开了小小的睡莲。食堂门口是小花园，背面还有一群小山丘，长着各种樱花。那是学校特意买来种植的。

一切显得又陌生，又熟悉。

再过了两个星期，就没人对她陌生了。鹿雪禾是个聪明的女孩，跟同学们相处很融洽。现在，她正是跟着湛蓝一起来游泳。这个露天游泳池才修建两年，今年夏天第二次开放。

她问湛蓝：“你会不会游？”

“不会。”

“啊，那来了，谁教？”

“找蔡远远教啊。”

最初几天，蔡远远确实兼当教练。没过几天，他就发现不对劲，换了男生，很快就教会，女生则怎么也教不会。

还有一个女生，明明技术不错，如鱼得水，伪装见水就晕。识破以后，蔡远远打定主意当一只沉闷木鱼——管你们怎么敲打，我就是不开口。

蔡远远咬着牙齿，不搭理眼前这群女色狼。其实，要不是最近钱包“饥饿”，他也不会来做点零散工，赚点小费。

湛蓝混到那群骚扰蔡远远的人当中。鹿雪禾没有跟过去，她试探地把脚伸进水里，哆嗦了一下，赶紧提起来。水温尚低，她一时间不能适应。

蔡远远看见了试水的鹿雪禾，远远的。想了一想，蔡远远躲避开几百只鸭子，跳下椅子，走向鹿雪禾。

沉默安静的鹿雪禾，当然看见了一步步靠近自己的男孩。

现在换鹿雪禾感觉周身被炽热的目光烘烤。女生们嫉妒的眼光，远比男生强大一千倍一万倍。不过，鹿雪禾却不畏惧，她很愿意被他靠近。

蔡远远说：“我教你，好吗？”

为什么不好？

鹿雪禾点头。蔡远远的身影覆盖了她，炫目的阳光此刻也退避。蔡远远侧身，光线回归到鹿雪禾的面孔上，鹿雪禾觉得眼前灿烂明媚一片。他伸手，她把手交出来，给他。

蔡远远心里是有一点点报复快感的：那些女孩都烦我，有种纠缠人的感觉。我偏偏不理睬。这个女生不黏我，我却主动教她。嘿嘿。

水花微溅，鹿雪禾已经被蔡远远温柔地带入水中。

她来不及惊叫，就已经觉得耳朵、鼻子、嘴巴，充满了水，不过是一个游泳池，却如同汪洋大海，她觉得心脏急促地收缩。

然后她迅速被带离水，模糊的视线里，蔡远远的脸，接近了她的脸。

只有她自己清楚，那不全是溺水的恐惧，那应该是等待很久骤然降临的幸福所带来的战栗，由于太过盛大，她一时无法承受。

蔡远远的手掌如有灌输幸福感觉的魔力，她一经触碰，即时生效。

这是她的初吻，发生的理由，居然是人工呼吸？

鹿雪禾清醒过来，身边围了一大圈人；管理员大叔也跑过来察看。

没出事，虚惊一场，管理员看了一会儿，又问鹿雪禾：“真的没事了？”得到确定，宣布今天提前关闭游泳馆。出了事他可承担不起，不如早点让大家离开。

蔡远远也没有想到，自己第一次吻一个女孩子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舔舔自己的嘴唇，偷偷看看周围，没人注意到他的小动作。他刚才几乎内疚到死，第一次下水的人会害怕，他也知道，但没预料到鹿雪禾的反应这样强烈，他扶着她，还没有完全进入水中，她已经惊慌地乱动，脱离他的手，滑入水里。

幸亏立刻就抓她上来，给她做人工呼吸，及时抢救。

鹿雪禾长而黑的头发，湿漉漉的。蔡远远这次看清楚这个女生，这是张特别清秀的脸。刚才，他已经吻了这个女生。一切就像是做梦一样。

鹿雪禾歇息半会儿，安定下来。

他照顾鹿雪禾擦干身上的水，扶起鹿雪禾。

等鹿雪禾换好衣服出来，他问：“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鹿雪禾微微一笑，说：“很好，没什么事情了。今天被你教游泳，你怎么连我名字都不问？”

“你叫……”

“鹿雪禾，动物的鹿，冰雪的雪，禾苗的禾，你叫我小禾也可以。”

“小禾，对不起。”蔡远远很真诚地道歉。

“那，你请我吃一根红豆冰吧！”鹿雪禾很主动地说，“另外，你下次还得教我，师傅要当就要当到底。”

“没问题。”蔡远远一下子放松了，他这才想起自己还没换衣服，只穿着一条黑色的小短裤。顿时，蔡远远的脸又红了。

他们已经走到门外，站到了游泳池隔壁的小店冰柜前。外面的人都在看这个大胆秀出身体的男生，他赶紧溜回更衣室。

“小禾，你慢慢吃，我回头再来找你。”

鹿雪禾点点头，捏着红豆冰，从最下面咬起。因为香甜的红豆总是沉在最下面。糯糯的红豆沁凉入口，鹿雪禾有点走神。

湛蓝一直站在十几米外，这时才靠近过来：“我还要回教室拿背包，就不等你了。反正你也没事了。”走出几步，她又回头，笑道，“看来，守株待兔是真的啊。兔子，你要加油啊！外面猎人一大把一大把呢！千万要小心别咬到嘴巴里了，还被抢走哦！”

湛蓝虽然自称花痴，却不反对她接近蔡远远。这一点，似乎有点奇怪。也许她不光是对一个人花痴，还有别的选择。

外面的猎人，自然是其他对蔡远远上心的女生。

鹿雪禾有一点感动，低下头去，说：“谢谢你啊，我们回头见。”

一路上吃完红豆冰，鹿雪禾一个人回到宿舍。天色黑黑的，宿舍里只

有另外一个女孩袖染在。袖染最喜欢窝在宿舍不出门了。这个女孩子和鹿雪禾关系不亲密，性格比较淡漠。鹿雪禾是漂亮的女生，漂亮的女生和其他女生的关系如果要好，那反而奇怪。

“宁子和湛蓝呢？”袖染懒洋洋地问。

“不清楚，估计吃饭去了，还没回吧！”鹿雪禾坐到书桌前。坐了一会儿，想起还有一件事情没完成，她拿出笔和日记本。

在日记本上写了两笔，然后她就看着外面的天空发呆。隐约月亮已经半现，在深蓝色的天空当中光芒微弱。地面上的灯光太明亮绚烂，月光相对就暗淡了。

现在什么年代了，手写日记啊。要知道，网络日志铺天盖地，还有人这么老派。袖染在边上看着，忍不住想和她来个恶作剧。

袖染偷偷摸摸地起床，蹑手蹑脚地站到鹿雪禾背后，瞬间，一把夺过日记本。

鹿雪禾像是没反应过来，缓慢扭头，问：“你要做什么？”她的手上，还抓着钢笔。

袖染扬一扬日记本，说：“我当然是要偷看啊！是写情书吧！又是一个暗恋蔡同学的花痴啊！”

鹿雪禾却没有上前抢夺，也没有露出害羞少女的样子，她微微笑了下，带着冰凉的冷意。

鹿雪禾一副无所谓爱看就看的样子，袖染反倒不知所措了。年轻女孩子喜欢赌气，袖染说：“你不生气，我就看了。”

她一打开，就愣了。然后像发现了本世纪最大的笑话一样，干笑几声，把日记本丢回桌上。

“小禾，你的日记本倒是漂亮得要死，里边连却一个字都没有，还紧张兮兮的，分明是故意装样子玩人。”

“谁说一个字没有？”鹿雪禾找回丢失的宝贝一样抱住本子，不理睬袖染。

袖染闷闷地倒在床上，动作粗野，也不怕裙子被扯破，说道：“你不会想说，上面那些日期就是你的日记吧！”

鹿雪禾表情居然很认真地回答：“是的。”

那日记本上，每一页都是阿拉伯数字，第一页是“1”，接着的是“2”“3”“4”……而且是用大号字体写的，加粗，描黑。这哪是日记，分明是序列号。

袖柒不可思议地耸耸肩膀，转身戴上耳机，放音乐，睡觉。

鹿雪禾也默默戴上耳机，看着窗外不再说话，她听的是《平安夜》。很少有人爱听这样的乐曲，不过鹿雪禾很喜欢听。

她在日记本上，刚才写的两笔，也是一个数字：“15”。

这代表着她来这所学校有十五天了。这个是她记录日记的方式，别人不会明白。她也不需要别人明白。谁也不会看见，她的眼泪忽然如泉水一样冒出，顺着面孔，流淌到日记本上。

等到湛蓝和宁子回来，鹿雪禾也躺上床，似乎已经睡着了。只有数字的日记本，只是小插曲。这个晚上大家都睡得格外早，好像失去了共同话题，无话可说。湛蓝是已经了解情况，不愿意啰唆的人。年纪最大的宁子，一贯也没有别的女生那么八卦，是宿舍里的老好人。

十一点过后，只有风扇的转动声和呼吸声。

第二天，全校都在议论那个含羞草一样的男生蔡远远不再害羞了，居然主动追求一个女生。那个女生，是新来的转校生鹿雪禾。男生女生公然接吻了，虽然打着人工呼吸的旗帜，可仍然是不可饶恕的——不可饶恕地成为被八卦的对象。

女生多男生少的学校里，鹿雪禾的优点相对不突出。

但是，一旦认真留心一个人，才会发现她全部的优点。因为接吻事件而引起大家关注的鹿雪禾，现在才被发现，她其实很漂亮。

接吻事件的发生地点是游泳池。

游泳池后来几天人数猛然暴涨，但她们注定要大大地失望，因为蔡远远早已约定了鹿雪禾在学校的侧面小门见。

鹿雪禾比约定时间早了半个小时就等在那里。她穿了白色裙子、白色

球鞋，盘起头发，淑女打扮。蔡远远今天没有穿紫色T恤，只套了件白色衬衫。

鹿雪禾一点也没有等得焦急的表情，好像生来就在这里等待一样。她一见蔡远远，就说：“我们别去游泳了吧，好吗？很多人都说要去看看你的热闹。”

蔡远远无奈：“我也听说了。”

他一无奈就会微微噘一下嘴巴，孩子气十足，却显得更加帅气。

“不去游泳了，那我不用当师傅了？”

“那你可以休息一下……”

“那不是少了兼职的零花钱……”

“不要紧的。又不多！”

两个人走出学校。鹿雪禾仿佛比蔡远远还熟悉，她带着他，转弯，走了几条小巷子，里面居然藏着一家牛肉汤店。招牌上的字是用油漆涂的，歪歪斜斜。老板长着一张马戏团小丑的脸，笑得特别殷勤。

蔡远远惊讶地问：“这里还有这样一家店子？”

“我来吃过，味道很好的。”鹿雪禾掏出手帕纸，擦干净两只小板凳。

“老板，给我们一大碗。”

“一碗怎么吃呢？”蔡远远不好意思起来。

“一碗可以分着吃，这样就不会浪费了。”鹿雪禾接着说，“而且你又不是有很多钱。”

这应该就叫体贴和细心吗？这是女孩子的优点。蔡远远的心里突然冒出这样的一个念头。然后，他在心里回答自己了，是的，这就是。

那么，这也应该叫恋爱的开始吧！

牛肉汤端上来，香味钻进鼻子，挠着胃袋的痒痒。上面漂浮着许多细小的白芝麻，碧绿的芹菜下面，是澄澈的汤水和切得薄薄的肉片。

鹿雪禾说：“你先吃呀！”

蔡远远就老实不客气了。

吃到最后，还剩一些芹菜和肉片，蔡远远推到鹿雪禾的面前，示意她动筷子。鹿雪禾只是挑了两筷子芹菜就说不吃了。

蔡远远把余下的全部消灭。

中间，鹿雪禾问：“你们班上有多少个女生？她们平时对你怎么样？”

蔡远远倒是认真地默数了一下：“现在应该是三十五个，有一个女生去年分班后，过了圣诞节就没有来了，后来据说退学了，不知道去哪里了。现在算来，就是三十四个女生，十一个男生。其实，平时就是爱开玩笑，她们对我还好，就是同学关系吧！”

“男生很少，不是要被女生欺负吗？”

“没有啊，应该说是关系融洽，常常一起出去唱歌聚餐什么的呢。”

蔡远远发觉自己在鹿雪禾面前，变得健谈了。

结完账，两个人并肩走出来。来的时候是一前一后，不觉得路窄。现在走着，就步调一致了，他们保持着四公分的距离，怎么迈脚，都别扭。

鹿雪禾忽然不走了，停下来。

蔡远远还往前冲出几米，又回过头来。他问：“怎么了？”

鹿雪禾摇头，咬了咬下唇，似笑非笑，右手悬在半空。蔡远远领悟，一把抓起她的手。小小的、狭窄的路一下子畅通了。两个人拉着手，保持步调的一致。

手牵着手，鹿雪禾数着石阶，走到尽头，真的是三百四十一块。她抬头一笑，蔡远远就呆了一下，然后跟着发笑。

回到学校门口，各自要回宿舍了。

蔡远远说：“下个星期要考试，你才转来，肯定跟不上课程，我帮你补习吧！”

蔡远远表情严肃起来，煞是可爱。黄昏时候的风，吹着他的白衬衫。

鹿雪禾说：“好。”

都说好了，两个人居然站着还不动，丝毫没有分别的意思。

这么对看对站了半天，蔡远远一摸脑袋，说：“我该回去了。”他先挥挥手，跑开了。

其实都有很多话要说。

时间多的是，留着慢慢说也不错。

鹿雪禾看着蔡远远先走，她才挪动脚。她看不见，跑远了的蔡远远还

在回味手心里的触觉，那种牵起一个女孩子柔软的小手的触觉。

鹿雪禾也转身走开。

不过，这个时候，她的面孔蒙上了一层淡淡的悲伤，目光内敛，空洞如木偶。

考最后一门的时候，经过走廊，蔡远远望见鹿雪禾，鹿雪禾冲他比画了一个“V”，样子可爱极了，像是兔子的耳朵。

应该是发挥还不错吧。蔡远远心想。

不过，考试成绩下来，蔡远远吃惊了。他所在的3班和2班都属于文科班，最终成绩一起统计出来，第九名是鹿雪禾，第十名才是蔡远远。

虽然他特意辅导了几天，把他熟悉的几个老师的出题套路，仔细写了几大页注意事项交给鹿雪禾，但鹿雪禾也不可能这样快就全部消化掉吧！这样看来，其实她的底子很好的，转校前肯定也是优等生。

一个人的蔡远远，脸红了。他为什么会把鹿雪禾想象成学习不好的学生呢？也许是潜意识里想要照顾人的心思吧！那样就有机会进一步陪着鹿雪禾了。他确实想和鹿雪禾待在一个班里，这样，每天都可以名正言顺地见面。

不出意外，他们新学期就在一起了。也就是说，在学校的暗中安排下，高三的重新分班，他们将变成一个班的同学了。虽然有规定不让分快慢班了，但是，上有命令下有对策啊。学校会偷偷这样做的，哼！

不管怎么样，蔡远远都很高兴。只要能够和鹿雪禾在一个班。只要目的实现，那么他熬夜写那些考前准备，也不算辜负。

科目成绩是一张打印出来的小纸片，发到每个同学手上。拿到成绩的大部分学生已经回家过暑假。

蔡远远是数学尖子生，跟教数学的老王关系不错。老王又是班主任，他在老王的办公室看完排名表，拿了成绩单，说了声谢谢就赶紧出来。

往年，蔡远远看了成绩，放下心，就立刻消失，回家享福。现在他还学校里游荡。这个暑假，他决定不回家了。

他想留在学校里。

但前提条件是，鹿雪禾也留校，他在等鹿雪禾的安排。

不知道为什么，鹿雪禾却没有来找他，于是蔡远远只好主动去找鹿雪禾。

隔着一道栏杆，他就看见女生宿舍楼下停着一辆宝马 760Li，漂亮的银灰色。很少有豪车出现在这个地方。

蔡远远心里犯了一下嘀咕，他不喜欢这种明显的招摇。难道自己学校也有那种脸皮特别厚的女生，跟有钱的上了年纪的“叔叔”往来？那种报纸上刊登的社会新闻，不会真的也发生在身边吧？

女生宿舍楼里没多少人，都走得差不多了。

看管楼栋的阿姨在打瞌睡，蔡远远本打算喊鹿雪禾的名字，想了想还是不要打扰别人休息，改成发短消息。

但是许久都没有回复。难道她不在宿舍了？或者，她已经回家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都可以回复一下啊！蔡远远像是丢了脚一样，剩下的半截身体不知道去哪儿好了。

太阳很晒，汗珠从他额头上滚落。他有些泄气，这其实是他第一次这么积极地来找女孩子啊！这种感觉很挫败。而且，不久前，他们还是如此亲近，他还牵了她的手，现在又搞什么？为什么不理睬他了？

他也不去擦头上的汗，垂头丧气地往回走。一直走到上坡路的一棵斜着脖子生长的木槿树下。

这时，应该是一种奇妙的感觉促使他转头。

他真的转头，站在他现在的位置，可以清晰地看见鹿雪禾。

鹿雪禾还是穿着白色的裙子，很奇怪，头发却是湿漉漉的，莫非她去游泳了才回来？蔡远远顾不上猜测，看见鹿雪禾，他就觉得人都凉爽了。

他准备走过去，张开嘴巴喊她，但他没喊出声，因为他看见鹿雪禾走到那辆宝马前。

鹿雪禾像是在犹豫什么，头发上的水珠还在闪光。太阳光这样强烈，她不难受吗？蔡远远心里有微微的疼痛。他很想找把伞给她撑着，可他没有走过去。